

风庐缀墨

宗璞

璞

◎

其独特的精神内涵和中外文化蕴造的高雅格调和品位

令一般人难以企及
谈散文，不能不谈宗璞

都尽显宗璞的个性与笔力及高度的文化修养

宗璞散文是文化的艺术品

内容如何

无论题材大小

除此，还有一组序、跋类文章

更有「猫家」中对小花和媚儿的不尽牵挂

有「星期三的晚餐」那无价的真情

有「恨书」、「卖书」让人难解其意的「苦衷」

有「酒和方便面」引出的文化畅想

本书收入的是宗璞的笔记类作品

「风庐」是宗璞居所的雅谓

上海远东出版社



风庐缀墨

古尔

陈其



有恨书

「风庐」是宗璞居所雅号

本书收入的是宗璞的笔记类作品

有「酒和方便」引出的文化畅想

「疾书」让人难解其意的「苦衷」

有「八期」的晚餐「那无价的真情」

更有「猫家」中对小花和猫儿的不尽牵挂

风庐缀墨

宗璞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风庐缀墨

宗 璞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冠生园路393号 邮政编码200233)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25 插页 4 千字 176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13-526-X/I·284 定价:12.00元

宗璞著

风庐缀墨

SUI YUE SHU XI

岁月书系

目 录

风庐茶事

- 3 热土
- 7 绿衣人
- 9 紫藤萝瀑布
- 11 恨书
- 14 丁香结
- 16 冬至
- 17 酒和方便面
- 20 好一朵木槿花
- 23 卖书
- 26 风庐茶事
- 29 报秋
- 31 从“粥疗”说起
- 34 星期三的晚餐
- 39 送春
- 42 猫冢
- 46 松侣
- 49 药杯里的莫扎特
- 52 风庐乐忆
- 55 促织,促织!
- 58 《幽梦影》情结
- 62 比尔建亚
- 64 祈祷和平
- 69 下放追记

小说和我

- 75 《红豆》忆谈
- 77 广收博采 推陈出新
- 80 也是成年人的知己
- 83 给克强、振刚同志的信
- 85 小说和我

有生命的文学	89
——读《外国文学	
——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专号》	
浅谈雅俗共赏	91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烟台笔会上的发言	
冷暖自知	93
有感于鲜花重放	94
关于《西湖漫笔》之漫笔	96
致彭世强书	98
写给《作家》	99
行走的人	100
——关于《关于罗丹	
——日记择抄》	
独创性作家的魅力	103
无尽意趣在“石头”	106
——读王蒙《红楼启示录》	
答《中学生阅读》编辑部问	109
从《西湖漫笔》说开去	111
读书断想	113
致金梅书	115
《世界文学》和我	118
偶感	122
说虚构	124
书当快意	128
一点希望	133
一封旧信	134
找回你自己	
《宗璞小说散文选》后记	139
《风庐童话》后记	141

宗璞著

风庐缀墨

SUI YUE SHU XI

岁 月 书 系

宗璞著

风庐缀墨

SUI YUE SHU XI

岁 月 书 系

- 144 未解的结
——《丁香结》代后记
- 146 《铁箫人语》题记
- 147 吴宗惠《中南海之恋》序
- 149 《宗璞》后记
- 150 序钱晓云《飘忽的云》
- 152 致法国读者
——为法译小说集
《心祭》而作
- 153 《先燕云散文集》跋
- 154 找回你自己
——《燕园拾痕》代自序
- 156 真情·洞见·美言
——《女性散文选萃》序
- 159 《宗璞文集》后记
- 160 《宗璞影记》自序
- 162 关于童话
——《宗璞儿童文学作品选》
自序

写故事人的故事

- 167 伟大俄罗斯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
- 170 钢琴诗人——肖邦
- 178 没有名字的墓碑
——关于济慈
- 182 写故事人的故事
——访勃朗特姊妹故居
- 187 他的心在荒原
——关于托马斯·哈代
- 194 看不见的光
——弥尔顿故居及其他

试论曼斯菲尔德的小说艺术 198
说节制 221

——介绍《曼斯菲尔德

短篇小说选》

打开常春藤下的百叶窗 227

——伊丽莎白·波温研究

附 录

自传 247

冯友兰：《宗璞小说散文选》佚序 251

孙犁：人的呼喊（《宗璞小说散文
选》代序） 254

宗 璞 著

风庐缀墨

SUI YUE SHU XI

岁 月 书 系

风
庐
茶
事

热 土

弯曲的石径从小山坡上伸延下去，坡上坡下，长满了茂密的树木，望去只觉满眼一片浓绿，连身子都染得碧沉沉的。坡底绿草如茵，这里那里，点缀着粉红、淡蓝的小喇叭花。石径穿过草地，又爬上对面的小山坡，消失在绿阴深处。微风掠过这幽深的谷底，清晨芬芳的空气沁人心脾。许久以来，我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隐秘的所在。

这不是我儿时常来玩的地方吗？对了。那四根白石柱本是藤萝架，曾经开满淡紫色的花朵，宛如一个大的幔帐。记得我和弟弟，还有几个小朋友一起，常在这里跑来跑去捉迷藏。而我们最喜欢的游戏是玩土。小山脚下石径旁，那一块地方土质松软，很像砂土，我们便常在这里进行大规模的建设，造桥、铺路、挖河……把土盖在手背上拍紧，然后慢慢抽出手来，便形成一个洞，还可以堆起土墙、土房。我们几乎天天要造一座城池呢。

那正是“七七”事变后不久，我们几个孩子住在姑母家，因为那时这里是教会学校，可以苟安一时。虽然我们每天只是玩，但在小小的心里也感到国破的厄运了。记得就在这藤萝架下，我给飞蚂蚁咬了一口，哭个不停。弟弟担心地拉着我的手吹着，一个大些的小朋友不耐烦了，说道：“这是什么大事，日本兵都打进来了！”

“他们来抢我们的土地吗？”我马上停住了哭，记起了这句

大人说过的话。紧接着我就去抚摸我们经常抚摸的泥土，觉得土地是这样温暖，这样可亲可爱。我恨不得把祖国大地紧紧拥抱在胸怀之间，免得被人抢走。我生在这里，我爱这树、这山、这泥土……

我不觉坐在石径的最下一阶，抚摸着那绿草遮盖的土地，沉入了遐想。

我想起清华校门内的那条林阴道，夹道两行槐树。每年夏初，淡淡的槐花香，便预告着要有一批年轻人飞向祖国各地，去建设我们亲爱的祖国。记得我走上工作岗位那年，我们几个同学在那条路上徘徊了多少次！我们讨论怎样服从祖国的需要，怎样使自己成为一丝一缕，来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织造锦绣前程！后来我们全班 11 个同学一起写了一份决心书，其中有这样的话语：“如果有不如意的时候，请不要跺脚吧！脚下的土地，埋藏着烈士的头颅，浸染着烈士的鲜血。我们没有权利惊扰他们，我们只有义务在他们为之献身的土地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记得在大礼堂宣读这份决心书时，会场是那样安静，气氛是那样激动和热烈，每个年轻的心都充满着建设祖国的美好愿望。会后，我走出礼堂，看到门前一片草坪，我又一次想拥抱祖国的土地。我要用每分力量，使祖国的土地更加温暖……

下放劳动时，我亲耳听到一个公社书记也说了类似的话：我们脚下的土地非比寻常，“不要跺脚”。在村中住下了，我才知道确实有热土这两个字。我的房东大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是积极分子，她常说，这附近十几个村庄，多少里地，每一寸都有她的脚印。“连那桑干河的水波纹，都让我踩平了。”她的儿子没有大枪高就参了军，50 年代末期在张家口地委工作，多次来信请娘去住。我就坐在大门前小凳上给老人家念过几次这样的信。大娘每次听过，总要怔怔地望着村外那一片果

树林。村子居高临下，越过那一片雪白的花海，可以望见花林外面的桑干河闪着亮光，正在滔滔流去。“热土难离啊！”大娘每次都喃喃地说，“热土难离！”

热土难离！我们的泪水、血汗灌溉着它，怎能不热！我们的骨髓身体营养着它，怎能不热！因为我们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在这里寄托着青年时代的梦想；我们还要永远安息在这里。因为这是我们的，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祖国的土地。

可是在60年代末期，一切过去和将来的梦，一切美好的人为之生活、战斗的信念，都成为十恶不赦的罪行。正在建设的城池轰然倾倒，热土变成了废墟。那段沉重的日子，说不完写不尽，但有些记忆，也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漠。可有一个说来平淡的现象，却使我永不能忘。由于各种原因，我好几个月不曾出城。一次终于来到这校园中看望年迈的父母。在经过几个宿舍楼时，感到气氛异常，两边楼顶上都横放着床板，后来知道那是武斗中的防御工事。行人经常来往的大路空荡荡的，到处扔着些破砖烂瓦。虽然阳光照得刺眼，却显得十分荒凉惨淡。不知是怎么回事，我踌躇良久便绕道而行。后来听人说，幸亏没有愣走过去，要是走过去，还不知有怎样的下场！那时，无论怎样的下场，我都不在乎，但我却记下了那空荡荡点缀着碎砖石的路面，阳光照得刺眼。

以后我每想起这制造出的空荡荡的荒凉惨淡，就想起我们的流着活水、开着鲜花的热土，就想起要在这一片热土上建设共产主义的热切的心情，就想起幼年时怕失去祖国的恐惧。无论经过怎样的曲折艰险，我总觉得脚下的热土给我力量，无论怎样迷茫绝望，我从未失去对祖国的信念。

清晨的和煦的阳光，从浓密的树阴间照了下来，可以看见一束束亮光里浅淡的白雾，雾气正在消散。一束光恰照在我儿时玩沙土的地方，这里是一片鲜嫩的绿色，我们那幼小的手建

造起来的玩具城池，当然不复存在。但我们现在正用成人的坚定的手，在祖国的热土上，建设着新的、各种各样的美好的城池。为了得到这建设的权利，我们付出过多少巨大的牺牲，多少锥心的痛苦，多少艰辛的劳动……

建造新的城池，当然也不会一帆风顺，说不定还需要血肉之躯来做基石。然而经过那惨重灾难的人民，永远不会束手无策，永远会有足够的勇气，来建设起崭新美好的一切一切，即或面对疾风骤雨、惊雷骇电！因为我们是站在亿万人民的血泪和汗水浇灌的热土上，是站在中华民族祖祖辈辈的身体骨殖营养的热土上啊！

我离开这幽静的绿谷，慢慢走回家去，远远看见巍峨的图书馆门前，有一群群背着书包的年轻人在等候……

1979年6月

绿衣人

近来翻译了一篇小说《信》，其中有一个自私的母亲教育孩子说，你到了一定年龄就不要再拆信，信里都是别人的痛苦，不要让别人的事伤你自己的心。译时觉得纸上一股冷气逼人，暗自庆幸我对信的感受完全相反。

我喜欢信，喜欢读信，书信越过高山，使分隔两地的离人能互诉衷曲，从互相关心中得到滋养。古时把生离死别并列，自从有了邮政，虽生离而能有音信，比起去到那永不会有任何消息回来的天国，自然大不一样。

每个人一生会收到许多信，我也一样。我曾为别人的欢喜而欢喜，为别人的悲哀而悲哀；也曾写过许多信，希望别人为我的欢喜而欢喜，为我的悲哀而悲哀。为了信，我曾盼望，也曾等待。哪怕得到的是难题，是痛苦，我却因世界上不只有我一个自己，而觉得更充实更温暖。

得信的最后一个环节，是送信人了。他们身着绿衣，骑车在一栋栋房屋前停下来，投递着人们期望或不期望的消息。这一带春来樱花如雪，夏日榴花似火，秋时蔷薇类的黄花开得满院皆金，冬天的雪花飘飘扬扬，覆盖了一切。绿衣人总是准时地走过花的曲径或雪的小路，把一封封信送到门前。

今年雪下得早，雪使世界变得纯洁了，柔软了，像一篇正在写的童话，像一个尚未飘逝的梦。在静静地飘落着的雪花中，我看见一点绿色，被地上的雪光照着，移过来，移过来——

这是小展。奇怪的是，以前我们都不曾知道绿衣人的姓，而现在人人知道她是小展。因为她不只送来邮件，还曾带来欠资信，免得我到邮局去取；有朋友的汇款要转到别处，她说代办了吧，不麻烦。邻居在路上遇到她，她会告诉今天有他的信；年底收款，头一天每份报纸都打上醒目的红字：“明日收报费”。

也许小展有时不能给人带来人们所期望的消息，但是小展本身，便展示着希望了。她不只骑车又下车，拿出信报放进信箱，她是用了心，一颗充满了希望的心，充满了关切的心，总是想给别人方便的心。医生们说，两个同样的病人，一个受到应有的治疗，一个除了治疗，还有亲人的关心，后者得生的希望要大得多。我们曾伤过元气，我们多么需要千千万万这样宝贵的心，来补养，来恢复，来建设新的一切。

雪地上那一点移过来的绿色，常在眼前拂拭不去。忽然想起不只送信人身着绿衣，整个邮政系统用的俱是绿色。这也许有什么史话吧。我无考据癖，只从常理来想，绿色正是春天的颜色，生命的颜色。人们希望书信能带来春天，带来生命，带来希望。虽然有的信会传来噩耗，但是身着绿衣的人却承担着带来希望的使命。

春天的希望，生命的希望——绿色的希望，不是每一个新年都应该带给我们的吗？

1981 年底

紫藤萝瀑布

我 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银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那是每一朵紫花中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

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蝶阵。有的就是这一树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

“我在开花！”它们在笑。

“我在开花！”它们嚷嚷。

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下面的待放，颜色便上浅下深，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每一朵盛开的花像是一个张满了的小小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那里装的是什么仙露琼浆？我凑上去，想摘一朵。

但是我没有摘。我没有摘花的习惯。我只是伫立凝望，觉得这一条紫藤萝瀑布不只在我眼前，也在我心上缓缓流过。流着流着，它带走了这些时一直压在我心上的关于生死的疑惑，关于疾病的痛楚。我浸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上的宁静和生的喜悦。